

星 空 白 日 记

王江山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墨子
今
文

王江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量子图灵/王江山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2018

ISBN 978-7-5321-6695-4

I. ①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9092号

责任编辑：崔 莉

装帧设计：钟 颖

责任督印：张 凯

书 名：量子图灵

著 者：王江山

出 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出 品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(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.storychina.cn)

发 行：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（上海市绍兴路50号）

印 刷：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 1/32 印张7.625

版 次：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21-6695-4/I · 5338

定 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748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，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：上海市绍兴路74号(200020) 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

联系电话：021-64338113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65376981

1

黑暗。

完全的黑暗。像是被墨匠反复涂抹了。

当我意识到这不是梦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
手中的烟缓缓上升，袅袅消失在天花板墙面因潮湿而生出的黑色霉斑上。这个夏天很多的雨水，甚至，在我们来到案发现场之前的两个小时还在下雨。

“氰化钾中毒。是自杀。的确没有问题。”助手小于微微撇了下嘴，“已经过去十多天了，还来现场有意义吗？”

我依然注视着这笔直上升的烟消失的地方，像是盯着那些霉斑入了定。这屋里没有别的通风口，是个密闭的空间。这样想着，我凑近了桌子，看到上面有一盏小台灯。

“台灯亮着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什么？”小于疑惑地看我一眼，但很快明白过来，“大家在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自杀时是亮着的。他的死亡时间是前一晚的十点左右。那时他当然要开着台灯了。”

这样的细节都注意到了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死者，二十一岁的陈耽，他的自杀是在模仿六十年前去世的大科学家，阿兰·图灵。

“唉，萧宸，到底是谁拜托你过来调查的啊？不是两天前就结案了吗？就连陈耽的家人都认定自己的孩子是自杀了，咱们也没必要再调查下去了吧？”

“我不是在调查，而是在寻找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把脸凑近桌子下面的地板，我闻到燃烧过的纸的味道。

他像是毁掉了什么。在临死之前。

我直起身来，再次环顾整个房间。他的东西已经被父母拿走，所以此刻这里显得那么整洁，整洁得过分了。

在这种整洁和寂静中，我似乎看到这个死去的年轻人消瘦的面容在黑暗里慢慢浮现上来，他沉默不语，注视着我的疑惑，注视着我可耻的、正在越聚越多的好奇，几乎是带着嘲讽，交给我一个谜。

来自死者的嘲讽——没错，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是活着的人呦，你可知我发现了什么样的秘密？

2

2014年6月7日。

陈耽就是在这天，在科学家阿兰·图灵去世的六十周年，以和图灵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——吃下一口涂了氰化钾的苹果，中毒而死。

其实也很好解释：也许陈耽是图灵的忠实粉丝，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热爱。用死亡，向自己的偶像和自己的理想献上祭礼。

但是。

还不够。

这样的理由也许说得通，现场的布置也能证明这种猜测，但我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。

我总觉得，他不是在寻死，而是利用死来完成一项工程。

陈耽在本市的D大学读大三，物理系。成绩优异，性格温和，平时住寝室，一个月前才搬到这个小出租屋里独自居住。

“他真的是个积极又随和的人，我完全不相信他会自杀。”陈耽的寝室室友陆昕这样对我说，“而且我听说有人说他的死是在向图灵致敬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他是学物理的，对图灵这位计算机先驱应该不感兴趣，至少从没和我们谈起过，所以就算他是自杀，他也完全没理由模仿这位科学家的死法。”

陆昕高大帅气，而此刻我的眼前却浮现出陈耽那消瘦的脸庞，与他的面容相重叠，形成一种奇妙的对比。我心中又升起另一个想法，但旋即被自己否定了。

“那好，谢谢你。我会随时和你联系的。”这样说着，我出了门。

回去的路上调查助手小于欲言又止，“萧宸，我觉得……或许这个陈耽，不是在对图灵的科学家身份致敬，而是……在对他的同性恋身份致敬呢？”我扫了他一眼，“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年轻人宿舍电脑里的E盘。”我的语气很笃定，“他绝对不是同性恋。”

小于干笑两声，尴尬地耸耸肩。

就要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忽然站住了。

“怎么不走了啊？”小于跟着愣了一下。

我不说话，急急地就往回走。

小于无奈，但也只好快步跟上。

我回到陈耽的寝室，开门便问陆昕：“你们有陈耽的图书证吗？”

“哦，在这里。学校还没注销呢。”陆昕从自己兜里拿出一张卡，“陈耽搬出寝室那天把它留给我了，说以后不回学校住，所以也不会用了。”

“谢了。”

我转身去了图书馆，调出了陈耽的借书单。

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2013年5月5日

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》2013年9月26日
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2013年9月27日

《猎人日记》2013年10月7日

《固体物理》2013年10月30日

《热力学与统计力学》2014年4月3日

《假面自白》2014年4月3日

《时域有限差分法》2014年4月14日

《高等量子力学》2014年4月27日

他很奇怪。每次来图书馆只借一本书。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，他在去图书馆前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是在无意之中借到某本书的。

他借的书不是和专业相关，就是些纯文学类书籍，的确是很高深的阅读品位。但我明白将这些书串联在一起，或许就能发现他人生变化的最后一道轨迹。

《金阁寺》2014年5月8日

5月8日。这是陈耽从寝室里搬走的那天。注视着这个日期，我忽然觉得，从这一天起，他的计划，就正式开始了。

3

“我的确感受了跃迁。宛如身临一次恢宏的闪光，我因

为目睹了真理而深深战栗。”

依旧是淅淅沥沥的雨。

我坐在书桌前，苦着脸阅读这本《金阁寺》。我是标准的工科男，除非是案情需要或实在闲得无聊，自己是绝不会主动去看任何书籍的，更别提这种纯文学类书籍了。

可这是死去的陈耽借出的最后一本书。

我明白若我要调查某个人，就要把自己变成他。我要走他走过的路，思考他思考过的问题。这像某种仪式，在这个仪式中我才能达成对真相的挖掘。

——依旧疲倦地翻着书。

“为了我能够真正面向太阳，世界必须死灭。”我疲倦的眼睛触到这句，终于有了点精神。

不，我不能这样神经过敏。这本书又不会教导人自杀。

我这样想着，点燃一根烟，接着往下阅读。

“假如世界变化，我就不存在；假如我变化，世界也就不存在。”

“世界被抛弃在相对性中，唯有时间在流动。”

这本书给了他何种暗示吗？

我就像面对着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，只得硬着头皮做下去。

就在我要读着书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

“抱歉这么晚打扰您。”是林珑，陈耽的同学。

我之所以重新调查陈耽的死亡案，也是因为这个女孩儿。

——那天像今天一般下着雨，我独自坐在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无聊地翻着报纸，发现了这么一桩死亡案：D大学男生出租房内自杀身亡，死因或是氰化钾中毒。

要不是因为氰化钾这个时常出现在旧时侦探小说里的名字，我甚至就要翻页了。

“萧宸，那个女孩一直在看你。”这时我的助手小于忽然说，我顺着她眼神示意的方向看过去，果不其然，和那个姑娘尴尬地对视了。

准确地说是我尴尬了，姑娘完全没有。她高挑清瘦，穿着白色无 logo 的无袖 T 恤，一把黑色的伞放在她身边，正滴着水，伞身挡住了她的一部分蓝色牛仔长裤。长发紧紧地拢在发箍下，扎起一个马尾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一点不避

讳地直直盯着我看。眼睛很漂亮，在她平凡的脸上很出彩。总之这不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，却仍然让任何人都不敢忽视她的存在。

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露出一个微笑啊，各位看官？

和死者打交道太久，我真是快忘记怎么和女孩子打交道了。她们真的比案情复杂得多，相信我。

然后这个女孩子向我走了过来，手上还拿着一张报纸。

我瞬间明白了什么。

“您好，”还是女孩子先开口了，“我叫林珑。抱歉打扰您。”

“哦，完全没有。”

“您也注意到这起谋杀案了？”

没想到这女孩子如此直接，我耸耸肩，“没错，不过已经结案了不是吗？而且是自杀。”

“不，不是那样的。”女孩子摇摇头，我看到她似乎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，“我是他的同学。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。”

她依然直视着我，“其实你也有这样的预感吧，萧宸

侦探？”

听了这话，小于手上的咖啡勺很没见识地掉到了咖啡杯里，溅了他一身。

以上。

我第一次见到林珑时的情景。

也许是因为现在同样下雨的缘故，当时的场景就一一再现了。

“没关系，请说。”我对着电话说。

“我刚从陈耽家里出来，有些东西要给您看。”

我猛地站起身，“好，那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4

一个移动硬盘。

移动硬盘灰色的外壳在夜晚灯光的照耀下甚至反射不出光芒来，我和林珑面对面坐着，中间是这么个玩意儿。

“里面是空的。”林珑似是不经意地说，她的神情非常镇静，“做了数据还原，但是一无所获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空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这是陈耽死前买的最后一样东西？”

“没错，就在他死亡的前两天，他买了这个2T的移动硬盘。”

他在为某一件事情做准备。可是他要这么大存储量的硬盘，是要备份什么数据吗？硬盘是空的，那就是还未被使用过了？到底是陈耽自己不想使用它，还是没来得及使用就死去了……被杀了？

“死亡的前两天买的？他保留着可用来退货的票据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，所以这正是奇怪之处。”林珑微微皱眉，“他是网上订货，按理应该保留这种东西。”

“你是怎么获得他父母的信任的？”我忽然说了句题外话。

“我们曾经是十几年的老邻居，我后来又和陈耽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所以很熟悉。”

“他父母知道你在调查陈耽的死因吗？”